

主编◎曹伯植 副主编◎孙鸿亮 曹彬

陕北说书 传统曲目选编

长篇集（下）

曹伯植



延安文史二十一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文史二十一

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长篇集（下）

主 编◎曹伯植

副主编◎孙鸿亮 曹 彬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 樊高林

副主任 高长天

编 委 马 晔 李和平 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高福华 曹树蓬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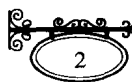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李 希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中国革命圣地，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经过数千年积淀，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了陕北信天游、秧歌、说书、剪纸、农民画和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这些原生态文化具有神秘、空灵、沧桑之特点，极富质朴、热烈、豪放之美感，陕北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也因此得以印证。

陕北说书历史悠久，相传源于西周，盛于唐宋，明清时期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秦汉皇宫里所设“稗官”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弄风俗，并由艺人加工说唱。陕北说书所用“三弦”就是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据《榆林府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陕北说书“韵音飞畅，殊有风情，可及江南之柳敬亭也”。陕北说书短小精悍，演出灵活，随编随唱，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新文艺运动中，陕北说书在宣传边区政策、促进“双拥”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至今仍保持着许多古老、原始的演唱形式和传统曲目，是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2007年5月，陕北说书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从古至今，陕北说书多以师徒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作古，挖掘、整理和保护陕北说书的任务显得尤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继编印《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之后，现又将曹伯植同志著述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其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伯植同志长期致力于陕北民间艺术研究，这种笔耕不辍、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令人钦佩。我衷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投身陕北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之中，努力让陕北的民间艺术像山丹丹花一样，在陕北的沟沟洼洼绚丽开放！

2009年10月



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我对陕北说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2009年5月我和中国曲协的同志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之际，专程去延安，就陕北曲艺，特别是陕北说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调研。在与延安文艺界的专家和民间艺人的座谈和演出活动期间，大家多次提到一个人——曹伯植，都说他是一位陕北说书的创作实践者，有获奖戏曲、曲艺作品几十篇；陕北现在较出名的一些年轻说书艺人和说书艺术家几乎都经过他的辅导；他还是一位陕北说书的理论研究者，现有陕北说书方面的专著两部。

我临返北京的那天，他来延安宾馆看我们。延安市文联的同志给我引见时说：“这就是曹伯植先生，是我们延安研究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的专家。”我一看，此人其貌不扬，秃顶，花白头发，穿一件灰布衬衫，看上去有70多岁。经交谈，方知他比我还小3岁，才60刚出头，显然是操劳过度。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交谈期间，他拿出他将要出版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他主编，孙鸿亮、曹彬为副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等八本书稿的样本，想让





我为这套丛书写个序言或者写几句话。我为他能一下拿出关于陕北说书的这么多书稿而惊讶，同时也为我们曲艺界（他是我们的曲协会员）有像他这样为曲艺献身的同志而感到高兴和骄傲。这些书的出版，对我们曲艺界，尤其是陕北说书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件大事。它将对陕北说书的传承、研究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曹伯植同志几十年来对陕北说书的抢救、保护、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全部是自费，没花国家一分钱。他也是工薪阶层，生活捉襟见肘，现在虽说成了一个小小实业家，但他表示，他的钱都要用到文化事业上。这种对陕北说书的执著与热爱是值得我们广大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我作为中国曲协主席为此说两句话那是义不容辞的。然而一看这么多的书稿，我一下根本看不完，况且我手头的工作又多又急，我只好让他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到我们的邮箱里。而且约定，书籍出版后，必须要给曲协留几套。谈话之后，他到机场送我们回北京。

陕北曲艺人才济济，底蕴深厚，特别是陕北说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中国曲协非常关注陕北说书的发展。这次我们去延安见到了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出版的《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紧接着这套“陕北说书”丛书8本又是由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正式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应该为之而鼓掌，为之而欢呼！

我们的地方曲协应该与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合作，争取得到他们对曲艺工作的支持，共同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也应该争取像曹伯植同志这样的热心人和实业家加大对陕北说书的扶持保护力度，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艺术人才的挖掘和艺术作品的创新力度，奉献更多的陕北说书艺术精品。

是为序。

2009年6月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写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前面的话

曹谷溪

我明明知道情感脆弱的人心太软，干不成大事。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看书、看电视剧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情；朋友获了奖，仿佛自己得到了荣誉，更是激动不已。一个爱激动的人，又常常遇到一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清明节前后，文友海波寄来他刚刚出版的6部大著、4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1部。正在我惊呼“中国文坛之奇闻”之际，好友曹伯植老弟又打上门来。他说，“陕北说书”系列要出版8部编著。其中有《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5部《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陕北说书”系列不仅填补了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

确实，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的出版发行，将是一项更令人欣喜、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文化工程！

伯植和我商定一起去北京拜会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前辈贺敬之，



请他为这套书撰写序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伯植都曾得到贺老许多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2009年4月25日上午9点，在延安通过贺老的秘书联系了约见时间。我们准时敲响北京南沙沟贺老家的门铃，柯岩大姐穿着拖鞋为我们开门。我们相互熟知。198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京西宾馆与女作家杨沫一起照相、拉话，并签名支持我正在发起的“延安文化艺术基金会”活动。她显然比20多年前苍老了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学着我浓重的陕北腔，幽默地说：“病多哩，虱子多了不咬人！”接着便是一串坦然的笑声……然而，她当年的英姿和《总理啊，你在哪里》的优美的诗章，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她知道我们要和贺老说事，一开门便冲着贺老的书房喊：老贺，你的延安客人来了！

贺老是山东人。可是，他向来对延安去的人都非常热情。落座后，我首先转达了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对贺老的问候，并送上延安大学给他的一封请柬。他笑着说：“听说延安的变化很大，我真想再回去看看，医生不容许呀！”一个“回”字，听得人心里火辣辣的。

贺老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也不甚强壮。可是，记忆力却好得惊人。我向他介绍曹伯植时，他微笑着说：“我和伯植同志也算有些缘分。1982年，文化部在延安召开全国戏剧年会，他领着延川县剧团为年会表演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地方小戏，其中有陕北道情小戏《刘拴回头》、秧歌剧《货郎相亲》，还有眉户小戏，年会代表们说是一台好戏。于是，便邀请县剧团到北京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了专场演出。

“当时的伯植，既是剧团团长，也是编剧、作曲和导演，在先后后的交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1年我去延安，他在延安宾馆送我一盘陕北说书磁带；今天，又送来这么一套‘陕北说书’



系列书稿，实在令人振奋！”

说起陕北说书，顿时勾起了贺老许多美好的回忆。他说：“1940年，我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农村，深入群众，从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乳汁。应该说，由我执笔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都是用陕北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尝试；我与丁毅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也曾注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

“1943年，我在延安县川口采风，正巧韩起祥也在那里说书，我记下了他说的许多精彩的段子；不久，我专门邀请他到‘鲁艺’去说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他的陕北说书，都连连称赞韩起祥说得好！”

“陕北说书很好，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在贺老关于陕北说书的议论正在兴头之际，我不失时机地向贺老说明，我们此次来京就是专门请贺老为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撰写序文的。

贺老轻抚着厚厚的“陕北说书”系列书稿，深情地说：“首先，我对伯植表示祝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了多年，想要做又没做成的一件事情。现在，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你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写了这么多，我很敬佩。”伯植赶快接过话头说：“不敢，不敢！贺老，从年龄上说您是老前辈，您比我父亲大两岁；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您又是大家、名家，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是啊！”我说，“可是，诋毁者也有。他们脱离历史看人看事，或者出于其他目的，任他去吧！我以为您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歌手。您的名字和您的诗作，已经和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延安宝塔山



的峭崖上,在西安到延安高速公路一侧的大山上,醒目地镌刻着‘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接住宝塔山’。”贺老笑了笑说:“那是他们搞旅游宣传哩!在三门峡、桂林,他们也把我的诗刻出来了。”

“《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当年我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记不全了。我敢说,这是影响了一代诗风和几代读者的诗歌名作!”

贺老又把话题转到“陕北说书”上。贺老问韩起祥的书出版了没有,伯植说:“韩老的书词还出版了不少,可是还有那么多陕北说书散落民间,为了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努力把经典的陕北说书曲目全部整理出版。”贺老接过话头说:“陕北说书好呀,民间有许多艺术天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我的老师,他创作了《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等许多新书,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收集了不少关于陕北说书的资料,想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做成。你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意义重大。本来,我应该为这套书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不行了。去年住了一次医院,今年好些,但还有毛病,脑子也不好使了。再也不打算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了。很遗憾,这次我不能为你写序了,请你原谅!”

贺老略微停顿了一下说:“为了更隆重地推出伯植的这套“陕北说书”系列,我题写书名,就让谷溪写序吧。”我忙说:“不行,不行。如此重任,我怎敢承担!”贺老说:“怎么不敢承担呢?你几十年来一直为陕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奔波,支持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你有资格写,你必须写。”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柯岩大姐说“虱子”的那句话,给别人头上放的虱子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贺老见我犹豫,便鼓励我说:“你写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话用上,大胆地写,对这件事就应该大力张扬!”

贺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记下与这位文艺老前辈意重情深的一席谈话,不就是“陕北说书”系列的一篇现成的序文么?

2009 年中秋于志丹县

目 录

花柳记	(1)
转靴记	(53)
金钗玉环记	(95)
编后语	(286)



花 柳 记

闲言几句撂在空，
三弦一响开正本。
宋王驾坐东京城，
文武八百保国臣。
文官执笔安天下，
武官提刀定太平。
朝里大事把文官问，
敌国反来有武将征。
书上有奸便有忠，
不说忠奸没书文。
我不说奸臣害忠良，

就说状元招姑娘。
字字苦，声声泪，
哭诉万恶旧社会。
我说一本《花柳记》，
十个人听见九下泪。
四帝仁宗坐龙墩，
河南卫魁府出了事一宗。
斗大黄金印，
天高白玉堂。
不读书万卷，
焉能奉君王。

四句闲言撂后，书归正传。这段故事出在大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引出一段故事。说在河南卫魁府人氏，南街巷口有一家相公，姓李名叫李登云，娶妻孙氏夫人，夫妻同年等岁，所生一儿一女，儿叫金哥，女叫银姐。家寒受贫，没有过用。（唱）众明公非知，恭坐安安静静，听我慢慢道来。

书中不表别处等，
河南卫魁府出了事一宗。

一位相公李登云，
年方三十零二春。



他妻名叫孙秀珍，
十一岁上童引过了门。
寻茶讨饭供他看《五经》，
到后来生下男女两条根。
儿叫金哥刚九岁，
女叫银姐整七春。
孙秀珍钻帮纳底伺候人，
眼泪洗脸度光阴。
眼泪洗脸度光阴，
双眼落泪哭得伤心。
家住河南卫魁府，
南街巷口有家门。

盛的那些烂房没顶顶，
遮不住雨来挡不住风，
月亮下来就顶灯。
十个囤囤九个空，
倒把糠面磨半升。
老鼠饿得打能能，
芥蛄^①饿得发迷昏。
卫魁府，数他穷，
家里断顿打断顿。
不说李登云家受贫，
再说东京开考棚。

孙秀珍说：“官人呀，丈夫呀！你往常回来欢天喜地，今天为何长唉短气？”

“唉！”李登云说：“夫人，我在卫魁府街上闲游小串，走在街上抬头一看，贴出皇选御榜，东京宋仁宗开了考场，选文武状元。我要上京赶考，没有路费盘缠。”

孙秀珍说：“丈夫呀，不要紧。”

家园家事我照应，
人情门户我应承。
路费盘缠我给你寻，
两个娃娃我照应。
金簪卖得二十两银，
丈夫你拿上做盘缠。
李登云开言把夫人称，

我随身的衣衫要上东京。
人家赶考要多打扮，
李登云没把衣衫换。
孙秀珍一把来拖定，
千嘱咐，万安顿，
丈夫慢慢你记在心。
走路你不敢走小路，

① 芥蛄：即小耗子。



阳关大道你再走。
 太阳不落你住旅店，
 日头下来你再登程。
 亮黄晌午你不要走，
 操心路上有贼寇。
 三道路，走当中，
 操心边边水濠空。
 过河让人头前走，
 渡口踩好你再行。
 水深水浅不知情，
 操心混沙把你蹉定。
 坐船你要坐当中，
 艄公谋财就害人。
 未脱衣裳先吹灯，
 外前叫上不要答应。
 喝水不要喝泉井水，
 泉井水里蛇摆尾。
 年长十岁低头拜，
 年长五岁叫长兄。
 同年等岁论弟兄，
 仁义礼智都记定。
 走路不敢溜墙根，
 里头不知外人。
 砖瓦撂出来打死你，
 谁是你坐监偿命的？
 歇息不要在树底盛，
 大树底下有阴风。
 阴风穿身害下病，

出门的人叫谁心疼？
 出门你不要把裙钗贪，
 妓女院里你不要串。
 好女子你不要观，
 桃花美女你不要看。
 那些早把心坏完，
 多会有钱待你好，
 但然没钱下眼子看。
 口是大砂糖心是刀，
 身就是老虎不长毛。
 未曾说话开口笑，
 心里藏刀暗伤身。
 家常饭，粗布衣，
 知恩知好自己的妻。
 李登云紧走要起身，
 开言又叫我的夫人。
 我出门不把裙钗的贪，
 你家里不要把狐心安。
 你不要点胭脂不要搽粉，
 你不要在街上去散心。
 卫魁府街上没好人，
 黑痞野鬼半个城。
 一脊背把你背起身，
 你妇道人家怎么应承？
 孙秀珍开言把丈夫称，
 你管你大放宽你的心。
 家园家事我照应，
 人情门户我应承，



两个娃娃我照应。
展开眉头放宽心，
谁家的男人不出两天门。

李登云紧走要起身，
两个娃娃把腿抱定。

金哥、银姐把爹爹腿往住一抱，“爸爸，孩儿不让你起身，孩儿不让你起身。”

“儿呀，为何不让爹爹起身？”

“爸爸，这离东京山高路远，半月途程，恐怕你老上了东京，昧了良心，撂下我们母子三人，谁人照应？”

“咳，好娃娃，咱们穷这样的光景，老爹爹还能昧了良心？爹爹上京为赶考，不是为昧良心。”

“爸爸，不保险。人心一顿饭，天地一时辰，恐怕你昧了良心，撂下母子三人，谁人照应？”

“娃娃，不，不怕。”

孙秀珍说：“儿呀，你把你爸爸放脱，你爸爸不是那号人。起身盘缠没有的，妈妈金簪卖得二十两纹银，他拿了盘缠，他能昧了良心？娃娃，不要怕，叫你爸爸去。”

两个娃娃往脱一放，双眼掉泪。孙秀珍说：“丈夫你暂等一时，为妻送你起身。”

李登云紧走要起身，
孙秀珍两个娃娃心里痛。
含着眼泪送出门，
李登云眨眼不见人影影。
孙秀珍走在当院前，
三柱明香点得红。
双膝跪在地流平，
祷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我男人路上要没圪腾，
早起烧香晚点灯。
保佑我男人头名状元中，
活猪双羊报神恩。
叩头一拜起平身，
手拖娃娃进了门。
孙秀珍坐在床前盛，
滴滴眼泪多一阵。



娘们在家里受了贫，
家里边断顿打断顿。
勺勺米，块块炭，
早起吃饱黑里空。
安定母子这三人，
再听路上的李登云。
随身的衣衫上东京，
脊背上行李背一捆。
五里走的阳关路，
十里走的困途程。
山高水低路不平，
转弯过去慢慢行。
白日走的阳关路，
夜晚东关店里盛。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盼了一天又一天，
走了一程又一程。
陆路走了两个月，
那一天到了东京城。

闯进三层铁箍门，
照见东京灰蓬蓬。
远照城高三接水，
坐看渡口赛羊群。
人走吊桥如雷响，
马踏尘土飞在空。
东街的幌子龙摆尾，
西街的招牌虎翻身。
跑马卖艺耍冷虫，
卖档的医生拉狗熊。
十七八女子踩软绳，
四个人抬了个毛野人。
卖茶打饭乱咚咚，
过来些光棍卖衣裳。
铁匠放火拉风箱，
瘸子们剃头挖耳朵。
李登云到了东京城，
在留人店里安了身。
留人店里安了身，
客人来了四百多。

留人店房子有一百二十多间，上光下光，都住得满满的。李登云说：“掌柜的，你贵姓？”

“我姓王。”

“你这叫什么店？”

“唉，一阵价叫留人店，一阵价叫招商店，我也解不开什么店。”

“你这住一晚上多少？”

“有歪的有好的，有贵的有贱的么。”

